

斯佳丽

〔美〕亚历山德拉 著 唐珊 译

西苑出版社

全译本

斯佳丽

(下)

〔美〕亚历山德拉 著 唐珊 译

西苑出版社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斯佳丽 / (美) 亚历山德拉著; 唐珊译.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3.9

(世界文学名著珍藏译本丛书一)

ISBN 7-80108-482-9

I. 斯… II. ①亚…②唐…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50.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3832 号

责任编辑: 萧 然

装帧设计: 文景·蒲伟生

斯佳丽

著 者: 亚历山德拉 唐珊 译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编: 100039

电话: 68214971 传真: 68247120

网 址: www.xybs.com E-mail: aaa@xybs.com

印 刷: 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印刷所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5.875

字 数: 687 千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482-9/I·116

全六册定价: 94.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残缺、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译 序	(1)
-----------	-----

第一部 在黑暗中迷失

第一章	(3)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0)
第四章	(41)
第五章	(50)
第六章	(60)
第七章	(71)
第八章	(81)
第九章	(97)

第二部 豪 赌

第十章	(111)
第十一章	(121)
第十二章	(135)
第十三章	(141)
第十四章	(154)
第十五章	(156)
第十六章	(167)
第十七章	(177)
第十八章	(190)
第十九章	(199)
第二十章	(208)

第二十一章	(212)
第二十二章	(224)
第二十三章	(238)
第二十四章	(243)
第二十五章	(251)
第二十六章	(257)
第二十七章	(265)
第二十八章	(276)
第二十九章	(286)
第三十章	(291)
第三十一章	(298)
第三十二章	(313)

第三部 新生活

第三十三章	(327)
第三十四章	(336)
第三十五章	(344)
第三十六章	(359)
第三十七章	(365)
第三十八章	(374)
第三十九章	(382)
第四十章	(390)
第四十一章	(399)
第四十二章	(406)
第四十三章	(413)
第四十四章	(419)
第四十五章	(427)
第四十六章	(436)

第四部 楼 塔

第四十七章	(447)
第四十八章	(458)
第四十九章	(466)
第五十章	(476)
第五十一章	(486)
第五十二章	(493)
第五十三章	(500)
第五十四章	(507)
第五十五章	(517)
第五十六章	(521)
第五十七章	(526)
第五十八章	(533)
第五十九章	(542)
第六十章	(549)
第六十一章	(560)
第六十二章	(570)
第六十三章	(581)
第六十四章	(586)
第六十五章	(590)
第六十六章	(606)
第六十七章	(612)
第六十八章	(619)
第六十九章	(629)
第七十章	(639)
第七十一章	(647)
第七十二章	(656)

第七十三章	(664)
第七十四章	(673)
第七十五章	(681)
第七十六章	(694)
第七十七章	(704)
第七十八章	(711)
第七十九章	(719)
第八十章	(728)
第八十一章	(739)
第八十二章	(746)
第八十三章	(755)
第八十四章	(766)
第八十五章	(774)
第八十六章	(779)
第八十七章	(784)
第八十八章	(793)

第四十二章

“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了，”科拉姆最后下了结论，“现在让我们来想想补救的办法？”他坐在杰米家饭厅的长桌的主位上。三家奥哈拉家庭的大人们全数围桌而坐；透过紧闭的门，传来玛丽·凯特和海伦在厨房哄小孩吃饭的声音。斯佳丽坐在科拉姆身旁，因为刚才的痛哭而显得脸庞肿胀，泪痕斑斑。

“科拉姆，你的意思是说，在美国家庭里，最大的孩子也没法继承整座农场？”马特问。

“似乎是如此，马特。”

“这么看来，杰拉尔德叔叔没留下遗嘱，真是太愚了。”

斯佳丽一听到父亲没有遗嘱，立刻生起气来，忿忿地瞪着他。可没等她说话，科拉姆已抢先开了口。“可怜的杰拉尔德英年早逝，根本没来得及考虑死后的问题，愿主保佑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愿主保佑他的灵魂得到安息。”其他人也跟着祝祷，并在胸前画了十字。斯佳丽呢，看着一张张肃穆的面孔，心里绝望极了。他们只是区区爱尔兰移民，能有什么办法？

但是她很快就知道自己错了。听他们谈得越多，她就越觉得有希望。事实上这些爱尔兰移民的能耐大着呢。

令斯佳丽感到一线希望的是帕特里夏的丈夫比利·卡莫迪是新建教堂砌砖匠的工头，因而和主教很熟。

“遗憾的是，”比利抱怨道，“他每天总要到工地来三次，每次都对我说工程的确很紧急。”这项工程确实很紧急，比利解释说，因为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将于秋季来美国巡视，到时候如果教堂能如期竣工的话，他也许会安排到萨凡纳来参加新教堂的落成典礼。

杰米点点头。

“我们的格罗斯主教倒是个有野心的人，不是吗？好不容易逮到个吸引罗马教廷注意的机会，他怎可轻易放过呢。”

他看着杰拉尔德，比利、马特、布赖恩、丹尼尔、老詹姆斯也看着他。还有那些女人——莫琳、帕特里夏和凯蒂。斯佳丽看着他，

虽然她并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朝他看。

杰拉尔德握着他新婚妻子的手，“别害羞，波莉宝贝儿，现在你已经是奥哈拉家族中的一员了。告诉我们，你认为我们当中谁去跟你爸谈比较合适。”

“麦克马洪是个工程承包商，”莫琳压低声音对斯佳丽说。“只要汤姆肯开口说工程进度有可能延缓，包准叫格罗斯主教答应一切要求。他见到麦克马洪吓得发抖，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世界上没有谁不怕麦克马洪。

斯佳丽开了腔。“让科拉姆去说吧。”她深信，要把任何一件困难的事情做成功，他都是最佳的人选。尽管科拉姆·奥哈拉个子矮小，一团和气，却有着无人可以匹敌的权威与力量。

奥哈拉家人纷纷附议，表示赞同，似乎大家都这么认为，大事非由科拉姆出面不行。

科拉姆向长桌周围的人笑了笑，然后对着斯佳丽说：“我们会帮你的，斯佳丽·奥哈拉，这就是有家人的好处，不是吗？尤其是我们还能助一臂之力的姻亲。你一定会得到塔拉的，等着瞧吧！”

“塔拉？这跟塔拉有什么关系吗？”老詹姆斯问。

“这个塔拉是杰拉尔德为他的庄园所取的名字，詹姆斯叔叔。”

老先生一听，笑岔了气，咳嗽个不停。“那个杰拉尔德啊，”待恢复平静后，他接着说，“个子虽然才一丁点高，却老是一副自视清高的模样。”

斯佳丽脸色一僵，她不允许任何人嘲笑她爸爸，连他亲哥哥都不行。

科拉姆却柔声细气地对她说：“嘘！别动怒，他不是有意的。等会儿我会解释给你听的。”

在送斯佳丽回外祖父家的途中，科拉姆果然向她作了解释。“对我们爱尔兰人而言，‘塔拉’是个很神奇的字眼，也是个很神奇的地方，它是全爱尔兰的心脏，是君王之乡。早在希腊、罗马文明诞生之前，当时世界还是一片混沌，但却充满着希望，统治爱尔兰的是一些如太阳般完美而又富于正义的伟大君王，他们以崇高的

智慧制订了法令，庇护诗人并创造财富。他们是英勇的伟人，他们嫉恶如仇，他们凭借赤血凝铸的剑和清白无暇的心。来对抗与真、善、美及爱尔兰为敌的人。在他们统治下的几千年间，这个美丽的绿色岛屿无处不充满着音乐和欢乐。全国各地共有五条路能通往塔拉山，每隔三年，人们都会准时前往宴会堂赴宴，聆听诗人们吟唱诗歌。这不仅仅是一则故事而已，它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别处的历史书籍全都有着记载，各个修道院的藏书里也都记录了与此相关的一段感伤的结束语，‘在主耶稣诞生后的第五百五十四年，举行了最后一次塔拉之宴。

科拉姆说到最后，声音渐渐变得沉缓起来。斯佳丽也觉得眼眶湿润，她完全被他的故事和声音迷住了。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后，科拉姆又开口道，“你父亲就是怀着这样一个崇高的梦想，想在美国这个新世界里建立一座新塔拉。他确实确实是个杰出的人。”

“哦！他的确是的，科拉姆。我非常爱他。”

“下次我到塔拉去时，我会想起他和他的女儿。”

“下次？你是说真的有这个地方吗？这地方如今还在？”

“的确，这就跟我们脚下的路一样真实。那里是一片绿油油的有魔力的山坡地，绵羊在山坡上啃草，从山顶上极目远眺，满眼是秀丽的景致，与当年贤明君王们所见到的一模一样。而且那里离我住的地方，也就是你父亲和我父亲的出生地——密斯郡的一个村子不远。”

斯佳丽一下子怔住了。老爸一定也去过那里，说不定还曾在君王曾经站立过的地方驻足过呢！她可以想象他挺起胸膛、昂首阔步的模样，就像他在志得意满时的一贯姿态。她不禁轻笑出声来。

走到罗比亚尔家时，斯佳丽很不情愿地停下了脚步。她真想再走上几个钟头，再听听科拉姆轻快的声调。

“真不知如何感谢你才好，”她说，“我现在的心情已经好多了。我相信你一定能使主教改变主意。”

科拉姆笑了笑，“一项一项地慢慢来，堂妹，我们首先得说服那个恶面善心的麦克马洪。可是我该怎么向他介绍你的姓名呢？你手上分明戴着结婚戒指，主教不会当你是奥哈拉家的人的。”

“不，当然不是。我的丈夫姓巴特勒。”

科拉姆的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随即又浮起。“这是个颇有势力的姓氏。”

“在南卡罗来纳的确是这样，但是在这里我并不觉得它对我有多大好处。我丈夫是查尔斯顿人，名叫瑞特·巴特勒。”

“我很惊讶他怎么会没有帮你。”

斯佳丽笑得很灿烂。“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可惜他现在到北方做生意去了，他是位成功的商人。”

“我明白。总归一句话，我很乐意，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你。”

斯佳丽很想拥抱他，就像每次父亲答应她的要求时，她就会拥抱他一样。但是她知道自己不能随便地拥抱神父，就算他是自己的堂哥也不行。于是她道了声晚安，便走进了屋。

科拉姆吹着《佩戴绿标志》的口哨离去。

“你到哪里去了？”比埃尔·罗比亚尔冷冷地问，“我的晚餐吃得很不舒服。”

“我去杰米堂哥家了。我会要厨娘再重作一份晚餐给你。”

“你还一直在跟那些人来往？”老先生气得发抖。

斯佳丽也怒目相向。“没错！而且我还打算经常去看他们，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她忿忿地走出房间。不过在上楼之前，她还是替她外祖父重要了一份晚餐。

“你的晚餐呢？斯佳丽小姐？”潘西问，“要不要我送一份到你楼上去。”

“不用了，你先上楼来帮我脱衣服。我现在不想吃晚饭。”

奇怪了！我竟然一点儿都不觉得饿，我刚刚才只喝了一杯茶而已！现在我确实只想好好地睡一觉。痛哭一场后，我的体力都被耗光了。我实在哭得太伤心了，差点无法对科拉姆说出主教不

答应的事。我想现在我可以昏睡一个星期，我一辈子都不曾像这么累过。

她觉得头重脚轻，而且全身松弛无力。她倒在软绵绵的床上，很快就呼呼大睡了。

以往斯佳丽总是独自处理危机，有时是她不愿承认需要帮助，然而更多时候她是求助无门。可是现在情形不同了，她的身体比理智早一步地体验到了这种变化。现在有人肯帮她了，她的家人愿意帮她分担肩上的重担。她不再是孤立无援。终于可以全盘放松自己。

那天晚上，比埃尔·罗比亚尔几乎整夜无法入眠。斯佳丽的反叛性格令他深感不安。多年前埃伦的叛逆，已经让他永远失去了一个女儿，那时他整颗心都碎了；埃伦是他最钟爱的女儿，长得最像他的妻子。但他不爱斯佳丽。他全部的爱已跟着死去的妻子一起埋葬了。但是他又不愿轻易放走斯佳丽。他希望自己的晚年生活能过得舒适惬意些，而只有斯佳丽才能给他这样的生活。他直挺挺坐在床上，任凭油枯灯灭，苦思对策，俨然一位面对千军万马的将军。

罗比亚尔只在黎明前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个钟头，醒来时，他已经有了决定。

杰罗姆端早餐进来时，老先生正在一封信上签名。他先将信折好装进信封内，然后才空出膝盖上的位置让杰罗姆把餐盘放在上面。

“去送这封信，”他把信交给管家，“要等回信。”

斯佳丽开门把头探进来。“你找我吗，外公？”

“进来，斯佳丽。”

她很惊讶地看见房里竟然会另有别人，在她印象中，她外祖父从不曾有过访客。那个人朝她弯腰行个礼，她也点头回了礼。

“这位是我的律师琼斯先生。拉铃叫杰罗姆来，斯佳丽。杰罗姆会陪你去客厅，琼斯，在那儿等着，我会派人叫你。”

斯佳丽刚碰到铃绳，杰罗姆就打开了门。

“把椅子再拉近一点，斯佳丽，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我可不想扯着嗓子大声说话。”

斯佳丽疑惑极了。这老头子几乎算是“请”她了，声音也是那么温和。“天啊！这个时候，千万别让他死在我面前。我可不想跟尤拉莉和宝莲一起料理他的丧事。”她把椅子向床头挪去，比埃尔·罗比亚尔从松垂的眼皮底下观察她。

“斯佳丽，”等她坐定，他平静地说道，“我已经快94岁了，就这个岁数的人来说，我的身体还算硬朗，但是也活不久长了。外孙女啊！在我剩下的不多时日，我想求你陪着我。”

斯佳丽正张口欲言，老先生却抬起一只瘦骨嶙峋的手阻止了她。“我还没说完，”他说，“我不想用家庭责任的藉口来强迫你，况且我知道这些年来都是你在供养你姨妈。”

“但我准备给你一个合理的报酬，甚至可以说是一份慷慨的厚礼。假如你肯留下来以女主人的身份管理这个家，让我舒服地过完余生，完成我的愿望，那么在我死后，我的全部财产都将由你来继承。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哦！”

斯佳丽几乎惊呆了。外公要给她一大笔财产！她脑海中立即浮现出银行经理那副阿谀奉承的嘴脸，这不禁使她想知道外公到底有多少财产。

比埃尔·罗比亚尔看到斯佳丽在作片刻沉思，他误以为她正在暗自窃喜。他从来没有向那位银行经理打听过任何消息，所以也不知悉斯佳丽在银行保险箱内存有大量黄金。他那双老花的眼睛立刻流露出满意的眼光。“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是什么情况迫使你考虑结束婚姻，”他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姿态和声音又变得有力起来，“但是你必须得放弃离婚的念头。”

“你偷看了我的信！”

“凡是在这个屋子里的东西，我都有权过目。”

斯佳丽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她外祖父仍继续一字一顿地、精确、冷酷地说下去，每一个字都像冰针一样。

“我一向最瞧不起卤莽和愚蠢的人，而你事先没有考虑清楚自

己的身份就擅自离开自己的丈夫，就是一种卤莽和愚蠢。如果你能像我一样聪明地向律师请教，就会知道南卡罗来纳的法律是不准离婚的，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特例。虽然你是逃到佐治亚来了，但是你丈夫的合法户籍仍在南卡罗来纳，所以你们仍然是离不成婚的。”

斯佳丽仍在为私人信件被偷看的事而生气，她想一定是那个鬼鬼祟祟的杰罗姆干的好事。“他搜过我的抽屉，看过我的东西。而指使他干这些卑鄙的事的，竟然是我的亲骨肉，我的外公。”斯佳丽越想越气，她站直身，身体往前倾，拳头压在比埃尔·罗比亚尔瘦削的手边的床垫上。

“你怎么可以让那个人偷偷地溜进我的房间？”她对外祖父大声地咆哮，拳头使劲儿地捶着厚被子。

她外祖父的手像一条昂首吐舌的蛇一样迅速地举了起来。细长的手指一把钳住了她的两只手腕。“我不准你在这栋房子里大吼大叫，年轻女士，我讨厌吵闹。记住，你得表现出身为我外孙女应有的合宜礼教，我可不是你那些土包子似的爱尔兰亲戚。”

他的力气大的令斯佳丽吃惊，也令她心生畏惧。一个衰弱得几乎令她同情的老头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呢？他的手指硬得像铁箍。

她死命地挣开外祖父的手，气愤地往后退，直到被椅子挡住才停止。“难怪我母亲要永远地离开这栋房子，不再回来见你。”她恨自己的声音为什么不更洪亮更坚定些，这样颤抖的声音不是在向外公示弱吗？

“别在我面前演戏了，姑娘。我烦透了。你母亲之所以离开这个家是因为她倔强任性，太年轻，不听劝告。她因为在情场失了意，才会糊里糊涂接受了另一个向她求婚的男人，嫁给他之后才知道后悔，但是木已成舟，事情也无可挽回。可你跟她不同，你不再是个小女孩；你已经懂得运用你的头脑考虑事情。契约已经拟好了，去把琼斯叫进来，我们这就签约，就当你刚才乱发脾气的事没发生过。”

斯佳丽转身背对着外祖父，心里气愤极了，“我不相信他。我才不听他那一套呢。”她拿起椅子，放回原位。她十分仔细地再将椅脚嵌入地毯上因多年受压力而形成的凹洞内。她不再害怕他、同情他，甚至也不再生他的气了。当她转身再面对他时，仿佛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人，就像她从来没见过他似的。她不认识他，也不想认识这个专横、卑鄙、无趣的老头。

“再多的钱也留不住我，”她不仅是对外祖父说，更是对她自己说。“到了坟坑里，有再多的钱也没用。”斯佳丽的脸色像死灰一样白，一对眼睛燃烧怒火，直直注视着比埃尔·罗比亚尔。“你属于这里，你已经死了，只是你自己不肯承认罢了。明儿一早我就离开。”斯佳丽气冲冲地疾步走向房门，倏地拉开房门。

“杰罗姆，我就知道你躲在这里偷听，进去吧！”

第四十三章

“别那么爱哭，潘西，你不会出事的。这趟火车是直达亚特兰大的，然后就停下来。记住！只能在终点站下车，火车没到目的地，不要下车。我已经在手帕里包了一些钱，手帕就缝在你的上衣口袋里。你的车票在列车员那里，他答应我要照顾你的。天杀的！你以前不总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吵着要回家吗，现在要回去了，还哭个什么劲儿。”

“斯佳丽小姐，我从来都没有一个人乘过火车。”

“胡扯！你哪会是一个人乘火车，火车上还会有很多人的！你不要胡思乱想只要看着窗外风景，吃着奥哈拉太太替你准备的一篮子食物，一眨眼的工夫，就到家了。我已经发了电报回去，叫他们去车站接你。”

“可是斯佳丽小姐，我是小姐您的佣人。如果不能为小姐做事，那要我还有什么用呢。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想回去时就会回去，得看情形而定。快上车吧！火车要开了。”

其实，斯佳丽仍是想着瑞特来这里，然后他们再一块儿回

家。“不知我那些亲戚能否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她转身对杰米的妻子微笑。“莫琳，你肯收留我，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激动得要死，希望这样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麻烦。”她说起这番客套话来，声音响亮得像个小女孩。

莫琳挽着斯佳丽的手臂离开了月台，撇下潘西扒望在车上布满灰尘的玻璃窗边，一副孤苦无依的样子。

“一切都安排好了，斯佳丽，”她说。“丹尼尔很乐意地让出了他的房间，其实他老早就想搬到帕特里夏家去跟布赖恩同住了，只是他不敢说而已。而凯思琳知道自己要做你的女佣，更是高兴得不得了，这可是她梦寐以求的工作，何况她又是那么崇拜你。自从她到萨凡纳以来，这个傻姑娘还是第一次这么快乐。你来跟我们住是理所当然的，再也不必让那个老僵瓜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他的脸皮可真厚！居然还要你替他管家。我们留你仅仅是因为我们爱你。”

听了莫琳的一席热心话，斯佳丽感觉好多了。莫琳的盛情难却，但斯佳丽并不希望住得太久，她可受不了那些小萝卜头。

“斯佳丽真像匹胆怯的小马，”莫琳心想。她稍微用力地拽了一下斯佳丽的胳膊，就感觉得出斯佳丽有点紧张。莫琳断定，“斯佳丽需要放开心胸，大叫几声来发泄一番。一个女人绝口不谈自己的私事是很不正常的表现，而这个女人竟然对她的丈夫只字未提。太匪夷所思了……”但莫琳没有花费时间去想这些事情。记得小时候她在父亲开的酒馆里洗杯子时，算是阅人无数，她相信每个人迟早都会把烦恼事一件件掏出来，斯佳丽应该也不会例外。

奥哈拉宅有四栋并排的高砖屋，前后均有窗户，房子的内部格局也完全相同。每一层楼有两个房间：底楼是厨房和饭厅，一楼是大客厅，最上面的两层各有两间卧室。走道虽然很狭窄，但和气派的楼梯一起也占去每栋砖屋不少空间，屋后还有宽阔的院子和一间车库。

斯佳丽的房间在杰米的三楼，房里有两张单人床——在布赖

恩搬到帕特里夏家去之前,是由丹尼尔和布赖恩合住的——房内的布置很朴素,但适合年轻人居住,除了一张床、一个衣橱、一张写字台和一张椅子,再也没有其他的家具了。不过床上有色彩鲜艳、用碎布缝合而成的百衲被,打蜡的地板上铺着一大块红白相间的碎呢地毯。莫琳在写字台上铺上花边桌布,挂上一面镜子,就充当斯佳丽的梳妆台。凯思琳梳头的技巧出奇的好,她也急着学习如何讨好别人,照她目前的表现来看,很快就能出师。她与玛丽·凯特、海伦睡三楼的另一个房间。

4岁的小杰基是杰米家惟一的小孩,他常住别栋砖屋,与他年龄相近的堂兄弟、姊妹们玩耍。

白天男人去外面工作,较大的小孩就去上学,整列的房子都成了女人的世界。斯佳丽觉得自己会不喜欢这种生活,因为她从小到大的生活习惯就和奥哈拉家的女人截然不同。

她们之间是藏不住秘密的,她们也从不压抑自己的情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甚至还讲一些令斯佳丽脸红的私事,有了不同意见,她们也会争吵,过一会儿又会和好如初,然后又互相拥抱,甚至还会抱头痛哭。她们对待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随时都可以到另一家厨房去喝杯茶,一同购物、烘焙食物,喂养院子内的牲畜、打扫车库等。

她们自得其乐,可以无拘无束地大笑,传播小道消息,彼此倾诉肺腑之言,共谋无伤大雅的玩笑来捉弄她们的丈夫。打从斯佳丽一搬进来,她们就把斯佳丽当成她们当中的一员了。不消几天,斯佳丽也不自觉地融入了她们当中。她每天都跟莫琳或凯蒂去城中市场买价廉物美的食品;和年轻的波利和凯思琳一起研究使用烫发夹和缎带的诀窍,一起痴痴傻笑;当莫琳和凯蒂拒绝陪同有洁癖、又爱吹毛求疵的帕特里夏去看家具布套式样时,她就自告奋勇,不厌其烦地陪帕特里夏一遍又一遍地看。她喝了无数杯的茶,也倾听过无数成功的喜悦和悲忧,虽然她从来都没有向人吐露过她的秘密,大家仍然很尊重她的意思,也很愿意当面向她坦诚相诉。

“我从没想到会发生那么多有趣的事情。”斯佳丽惊异地对莫